

简·爱

Jane Eyre

[英国] 夏·勃朗特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简·爱

[英国]夏·勃朗特 著

李果 吕少英 译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爱/(英)勃朗特(Bronte, C.)著;李果,吕少英译.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7
ISBN 7-80504-994-7

I. 简... II. ①勃...②李...③吕... III. 长篇小说—英国—
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8102 号

简·爱

著/(英)勃朗特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唐山丰电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 字数 411480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504-994-7

定价:15.80 元

编者的话

读者朋友,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中外名著的初衷是为了使读者能用低廉的价格阅读名著,我们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所有名著足本无删节。同时采用紧凑的版式,压缩不必要的装饰和白空。减少用纸量,提高书的性价比。

内文用纸为了读者长时间阅读不至于手眼疲劳,我们特选用了具有健目功能的轻型高级环保纸。





译者前言

1848年，一颗璨灿的明珠——《简·爱》——在文学界冉冉升起。从此以后，《简·爱》始终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亮点。翻开英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它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一页，如同我们打开中国古典小说史时，不能忽视《红楼梦》一样。一百多年以来，它一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打动着不同时代、不同年龄的读者，成为英国文学的经典之作。《简·爱》描述了一个平凡孤女生活经历的故事，在初版之后，就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得到了当时驰名于英国文坛的萨克雷的高度赞扬，他在写给这本书的出版公司编辑的信上说：“《简·爱》使我深受感动，我非常喜爱它，请代我向作者致意和道谢，她的小说是我能花好多天来读的第一部英国小说。”同时《西敏寺评论》也评价本书为：“肯定是这一季度的最佳小说……值得仔仔细细地读第二遍。”当然，一时也有一些攻击的论调。不过历史证明了《简·爱》是成功的、伟大的作品，它的内涵如同蒙娜丽莎的微笑经得起一代又一代人的揣摩品味，吸引着无数的人为它深深感动。

这样的“一部伟大的天才的杰作”，在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是出自于一个未见过多大世面、其貌不扬的乡下姑娘的手笔。今天，我们已熟知勃朗特姐妹们在英国文学史上的佳话，但我们仍然有必要了解这平凡的人与不朽的名作之间的关系，从而揭开这部经久不衰的杰作的魅力之源。

19世纪初，英国北部约克郡哈沃斯这个与世隔绝的山村里，在一个穷苦的牧师家庭里孕育出了震撼英国文坛的三位女作家——勃朗特·夏洛蒂和她的两个妹妹艾米莉和安妮。小说的作者夏洛蒂共姊妹六人，



她排行老三，自幼丧母。父亲是英国教会的乡村牧师，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是一个专制的家长，虽然不能给儿女所渴望的温暖，但他学识比较渊博，对勃朗特姐妹影响很大。她们天生对文学也有种偏好，常常自编自创一些手抄刊物，在她们的童年时代就表现出了对文学创作的浓厚兴趣。夏洛蒂在八岁时，与她的两个姐姐被送往一家慈善学校读书。这家慈善学校的条件正如在《简·爱》书中所描写的劳伍德学校的条件一样。第二年，由于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斑疹伤寒流行，她的两个姐姐先后死于肺病，这给年幼的夏洛蒂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简·爱》中的海伦·彭斯就是她的大姐玛丽娅的影子。而小说中描写的与她交往甚密的谭柏尔小姐，则是她第二次就读的寄宿学校的负责人伍勒小姐的影子。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夏洛蒂为了挣钱给弟弟和妹妹们上学，做过伍勒小姐学校的教师，还做过有钱人家的私人教师。在当时等级分明的英国社会里，家庭教师倍受歧视，使夏洛蒂深感屈辱。这些经历都为《简·爱》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素材。在这之后，她又计划办一所寄宿学校，而以失败告终。生活的磨练和随之而来的心灵的震动，使她终于走上了反映自身经历和内心体验的文学创作之路。

可以说，没有夏洛蒂切身的生活体验为基础，《简·爱》就不可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功。尽管夏洛蒂本人有时否认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就是她自己，但小说中所描写的许多生活情节、心理感受，甚至于他们活动的环境，都毫无疑问的是源于作者的真实经历。可以说，这是一部自传成分较浓的小说，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小说以其平淡、朴实无华的故事打动了读者的心，让人回味无穷。

夏洛蒂的第一部小说是《教师》，与她的两个妹妹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安妮的《艾格妮丝·格雷》分别投稿，但《教师》却被退回了。她并没有因此丧失信心，而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她就写完了这部杰作。《简·爱》投稿后立即被接受。两个月后，书就出版了，并在伦敦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在《简·爱》出版后，《艾格妮丝·格雷》和《呼啸山庄》方才出版。

《简·爱》塑造了一个我们所熟悉的“灰姑娘”的形象，虽然其貌不



扬、个头矮小，但故事的内容却大不相同，简·爱是一个敢于反抗、要求平等、维护自尊、性格鲜明的灰姑娘。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与读者直接交流，坦率大胆，达到了直接的艺术效果，把简·爱的性格逼真地呈现出来。而敢于反抗、敢于回击，则是简·爱作为一个灰姑娘所具有的独特的人格魅力。

小说的情节很平缓，并不离奇跌宕。开始时通过描写简·爱在盖茨赫德府深受表兄妹的欺辱，进而表现出了对表哥的大胆反抗，对里德舅妈发疯的反驳，把简·爱的性格勾划得初具规模。接着，简·爱在劳伍德恶劣的条件下，对于生活的磨练，以及与海伦·彭斯、谭柏尔小姐的接触，使简·爱变得更为坚强、成熟，眼界也渐渐拓宽，使她从一个古怪的小东西变成了一个平静而有思想的教师。作者也巧妙地暗示了她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与罗切斯特先生，一个地位、身份都与她悬殊很大的主人的结合。我们可以看得出，作者把她置身于英国整个阶级社会的压力之下，就像书中所说的“是个更为无边的海洋”，进而一步步把故事推向高潮，也是把简·爱的反抗精神激发到极点。

作者不仅把简·爱本身的个性描写得淋漓尽致，而且通过描写周围人物的性格作为衬托。主人历经沧桑、刚毅成熟，但生活的不幸而又使其近于冷漠；英格拉姆小姐美丽高贵而又傲慢，这更使简·爱的性格在其中显得鲜明而闪闪发光，并因为他们的衬托而更加丰满。简·爱正是因为她这种不卑不亢的精神，触动了主人的心灵，使他自然而然地爱上她，而放弃了地位与身份的“高贵”，这是简·爱个性魅力的张扬。就在两人冲破世俗，在教堂举行婚礼时，作者夏洛蒂表现出了她作为一个杰出作家的才华，故事并未在此戛然而止，作者笔锋荡开之处，揭开了疯女人的秘密，从而使简·爱在绝望中离开了桑菲尔德府，使简·爱的反抗精神走向圆满，再放光彩。

小说又写到简·爱与“正人君子”圣约翰的交往，揭露了这个以上帝使者自居，实际上压制人性的伪君子的面目。但作者在主观上并没有揭露英帝国在殖民扩张时，借传教为名的伪善本质，而对圣约翰的献身精神始终带有赞赏的意味。不过简·爱并不屈服于宗教的威慑统制，作



者最后是以罗切斯特超自然的呼唤“简！简！简！！”使简·爱毅然回到反抗之路——回到桑菲尔德府，再次走进教堂，同已失明落魄的主人结合。结局以小说所说的，“我认为自己极其幸福——幸福到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因为我完全是我丈夫的生命，正如他完全是我的生命一样。”作者虽然在描绘简·爱对宗教控制人心的反抗上似乎不太充分，但对整个社会等级世俗的抗争却是极为成功的。

“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夏洛蒂在写《简·爱》时也许只是想让简·爱通过一条个人奋斗的道路，在社会上获得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想到妇女解放这样的大事。作者在不经意间却塑造了一个新型的女性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这顺应了当时英国工人运动高潮——要求平等独立，男女平等的潮流。



序

《简·爱》第一版不必写序，所以我就没有写。这第二版需写上几句致谢的话和零星的说明。

我应该向三方面致谢：

感谢读者，用宽容的耳朵倾听了一个朴实无华的故事。

感谢报界，以真诚的赞许为一个默默攀登的新手开拓了公正的天地。

感谢我的出版商，以他们的敏锐、他们的魄力、他们的求实精神和坦诚慷慨的态度对一个无人推荐的无名作者给予了帮助。

对我来说，报界和读者还是模糊不清的，所以我只得笼统地向他们表示谢意。而我的出版商却是明确的，还有一些宽容的评论家也是具体的，他们鼓励我，而只有豁达高尚的人们才懂得这样激励一个在苦苦奋斗的陌生人。对他们，亦即我们的出版商和几位真诚的评论家，我要真诚地说，先生们，我由衷地向你们表示感谢。

在向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人致谢之后，我要转向另一类人。就我所知，他们为数不多，但也不能因此就无视他们。我是指少数胆怯者或者吹毛求疵的人，他们对《简·爱》这类作品抱有怀疑的态度。在他们的眼睛看来，凡是非同寻常的东西都是异端；在他们的耳朵听来，任何针对偏执——这个罪恶之母——的抗议，都是对虔诚——这位上帝在人间的摄政王——的侮辱。我应向这些怀疑者指出明确的差别，还要提醒他们某些简单的真理。

习俗不等于道德。伪善不等于宗教。攻击前者不等于非议后者。揭



开法利赛人^①脸上的假面具也并不是等于冒犯了荆冠^②。

这两类事和行为是截然相反的，它们之间的差异犹如善与恶。人们习惯把它们混淆起来，而它们是不应混淆的，表面现象不能误认为事实真相；狭隘的凡俗说教，只能使少数人趾高气扬、自命不凡，却不应该用来代替拯救世界的基督教义。其间我要再重复一遍，这是有所不同的，在它们之间清楚而鲜明地划一条分界线，这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

世人也许不喜欢区分这些概念，因为已经习惯于它们混淆起来，把表面的虚饰当作其本质所在，以墙壁的粉饰来证明神龛的洁净，这确实是方便的。世人也许会憎恨那个胆敢探究和暴露、敢于剥去镀金显现出下面的劣质、敢于掘开坟墓揭示里面陈尸的人，可是憎恨归憎恨，而人们还是受惠于他的。

亚哈不喜欢米该雅，是因为米该雅对他所作预言，从不说吉语，只说凶言，也许他更喜欢基拿那个善于阿庚奉承的儿子，但当初如果不听谄言而听忠告，他倒或许能逃过那场流血的惨死^③。

当代就有这么一个人，他们的话不是说出来取悦耳朵的；我认为他出现在社会上的大人物面前，就像音拉的儿子来到犹大和以色列诸王的面前一样；说出的真理如同音拉的儿子一样深刻，话里包含着先知的力量，切中时弊，一针见血，神态也如他一样的大胆与无畏。写《名利场》的这位讽刺家在社会上层的圈子里受到赞扬吗？我也说不清，不过我是这样认为，被他投射了讽刺药弹，被他照射谴责的闪电的那类人中，若能及时接受他的告警的话，那么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或许能摆脱致命的基列的拉末的诅咒。

① 法利赛人 (Pharisee)：古代犹太教一个教派成员，据《圣经》记载，他们被称为言行不一致的伪善者。

② 荆冠 (crown of Thorns)：据《圣经》载，耶稣在钉上十字架之前，被戴上荆棘编成的冠冕，以资戏弄。

③ 《旧约·列王纪上》第 22 章，以色列王亚哈要攻打基列的拉末，召集许多先知问吉凶。米该雅预言进攻必败，而为迎合亚哈的意旨的基拿的儿子西底家则预言胜利。亚哈将米该雅下狱，率兵出征，结果，在基列的拉末城下中箭而死。



我要提到这个人，这是为什么呢？读者，我之所以提到他，是因为在他身上我可以找到比他同时代人所能认识到的更为深刻、更为少有的智慧者。我因此把他作为当今社会的第一位改革家，一位能扭转时局的工作团的领袖。我认为至今还没有一位品评他作品的人找到适于他的形容，能恰到好处而又深刻地刻画出他才华的语言。他们谈论他的才华、幽默和诙谐。说他像菲尔丁^①，就犹如雄鹰之如秃鹫；要说他们不同，是菲尔丁只会扑在腐臭的陈尸上，而萨克雷却从不如此。他思维敏锐巧妙，妙趣横生，然而这些对于他特有的严肃来说，其关系就如嬉戏在夏日乌云边缘闪烁的片状闪电，与孕育在云层深处的致命的闪烁火花的关系。最后，我提到萨克雷先生，是因为我要把《简·爱》的第二版呈献给他——如果他愿意接受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馈赠的话。

柯勒·贝尔

1847年12月21日

^① 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 - 1754）：英国小说家，代表作有《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等。



第三版附记

利用《简·爱》第三版给我提供的一个机会，再向读者说明一下，我之所以称得上小说家，仅仅是靠这一部作品。所以如果把另外一些小说归功于我的创作，那就是把荣誉放到了不该得到它的地方，致使应该得到此荣誉的人落空。

这一说明将用以纠正现已造成的错误，并以此防止将来再有这类的错误^①。

柯勒·贝尔

1848年4月13日

^① 夏洛蒂·勃朗特的大妹妹艾米莉和小妹安妮在1847年先后出版了各自的小说《呼啸山庄》和《艾格妮斯·格雷》时，分别用了埃利斯·贝尔（Ellis Bell）和阿克顿·贝尔（Acton Bell）的笔名，出版商误以为这两部的作者与《简·爱》的作者是同一人。因此夏洛蒂·勃朗特在这里纠正错误。



目 录

译者前言	(1)
序	(1)
第三版附记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7)
第三章	(14)
第四章	(24)
第五章	(39)
第六章	(53)
第七章	(61)
第八章	(70)
第九章	(79)
第十章	(88)
第十一章	(99)
第十二章	(117)
第十三章	(129)
第十四章	(141)
第十五章	(154)
第十六章	(167)
第十七章	(177)
第十八章	(198)
第十九章	(213)



第二十章·····	(225)
第二十一章·····	(241)
第二十二章·····	(263)
第二十三章·····	(271)
第二十四章·····	(283)
第二十五章·····	(305)
第二十六章·····	(318)
第二十七章·····	(330)
第二十八章·····	(359)
第二十九章·····	(377)
第三十章·····	(390)
第三十一章·····	(400)
第三十二章·····	(409)
第三十三章·····	(421)
第三十四章·····	(435)
第三十五章·····	(460)
第三十六章·····	(472)
第三十七章·····	(483)
第三十八章·····	(506)



第一章

那一天是的确不可能再去散步了。虽说我们早上已经在连落叶都没有的灌木林间漫步了一个钟头。但是从吃午饭起（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太太总是早早吃午饭），天空阴霾密布，刮起冬天凛冽的风，夹着寒气透骨的雨，这样一来，就自然不可能再出去活动了。

这样却正合了我的心意，我向来就不喜欢远程的散步，在午后寒冷的天气里更是如此。那是因为在阴冷的黄昏回家，手脚都冻僵了，想起来着实可怕，而且还将被保姆贝茜责骂，心里自然很不痛快，本来我自觉身体比不上伊丽莎、约翰和乔治娅娜·里德健壮，为此又感到沮丧。

上面刚刚提到伊丽莎、约翰和乔治娅娜，此时都在客厅里，正紧紧依偎在母亲的身边。里德太太被几个心爱的儿女围绕着（这会儿他们从不吵闹），斜依在炉旁的沙发上，看上去是如此快乐和满足。而她感到有些遗憾的是，我只能离他们远一点，独自呆在一旁。她说，如果贝茜告诉她或者自己亲眼目睹，我的确在努力养成一种更为天真温顺的性格和一种更加活泼可爱的样子，或许是一种更开朗、更热情坦率、更自然的品行！否则，她确实不会让我和他们在一起，享受那些只有快乐幸福的家庭才能得到的待遇。

“贝茜说我干了什么啦？”我问。

“简，我可不喜欢总爱问个究竟的孩子；还有，孩子竟打断长辈的谈话，这是可怕的。找个地方去坐，不会说讨人喜欢的话，就别再多嘴。”

紧挨着客厅的是一间早餐的小屋。我只好溜了进去，那里刚好有一个书架，于是我很快挑了一本有很多插图的书。我爬上了窗台，缩起脚，盘着腿很像个土耳其人。为了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安身，又把带有花



纹的厚厚的窗帘几乎完全合拢。

深色重叠的层层褶裥遮住了我右边的视线，而左边是明亮的窗玻璃，它们保护着我，不会让我受到十一月天气的严寒，又不会让我感到与外界隔绝。在翻书页的时候，我会时不时远望一下冬日午后特有的景色。远处，是一片白茫茫如烟的云雾。近处，是被雨水浸湿的草地和经过寒风冷雨摧残的灌木丛林，凛冽的寒风裹着连绵不断的雨狂驰而过。

我又重新低头看书，那是毕维克的《英国禽鸟史》。一般说来，我对书的正文不太感兴趣，虽说是个孩子，但对书中的一些文字说明却还不会完全忽略，文字中写到海鸟经常栖息的地方，写到只有海鸟居住的“孤寂的岩石和海岬”，还讲到了在挪威海岸，许多岛屿从它最南端的林内斯角或叫纳斯到北角之间，成为它们的点缀——

那里，北冰洋掀起巨大旋流，
围着北极世界荒寂的岛屿咆哮，
大西洋的骇浪汹涌激荡，
注入狂风暴雨中的赫布里底群岛。

书中还有一些内容我也没有轻易放过，它提到拉普兰、西伯利亚、斯匹次卑尔根、新地岛、冰岛和格陵兰的荒凉海岸，还有“那天边的北极世界、一片片广漠沉寂、荒无人迹的地带，那里常年冰封雪冻，许多世纪的严寒凝结起了坚实无比的冰川世界，阿尔卑斯山峰连绵不绝层层高耸、光滑洁净的冰层裹起了北极，好似凝聚了极地所有严寒，威力无穷”。对于这些惨白色的景象我有自己的想象：朦朦胧胧，就像所有模糊的印象一样，它们沉浮于孩子们的脑海里，若隐若现，但却如此地神奇生动。这些说明的文字都有相应的小插图：那些孤寂的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中的岩石，搁浅在荒凉海岸上的破船，还有那从云缝间窥视没入水中破船的幽灵般的冷月，而文字使这些画面越发意味深长。

我不知道，在那块凄凉冷静的墓地里究竟笼罩着什么样的气氛，有刻着文字的墓碑，有一扇大门，两棵树，四周有破墙围着，地面低矮，